

茄山河

舌尖外个肉味道

文/任向阳

“吃肉去”?勿同个辰光勿同个人,讲出个意思勿一样。改革开放之前,乡下头讲吃肉去就是吃酒水——甬辰光生活水平低,难板【难得】买眼肉改善生活,吃酒水辰光有得大肉好吃,告咭【所以】吃酒水也叫“吃肉”。我跟师傅学工个辰光,碰着烦难、吃力个生活,师傅也会得讲“甬桩是吃肉生活”。现在,小青年白相电子游戏,打脱坏人消灭敌人,也叫“吃肉”。做生意赚头足了,叫“肉头厚”。假使利益分配勿牵匀【公平】,老娘舅就会摆闲话:“我讲末手心手背均是肉,依吃肉伊吃汤末勿像个,三七开末勿妥当,

四六开好味!”葛末事体就定当了。老娘舅一身正气,看见表面浪向装腔作势个人伊就肉痒,开玩笑讲迭种人“假佻头勿吃猪头肉”;看到有种勿讲人格个嗲哩哩个肉麻样子伊就勿适意;碰着急性子个朋友,伊就会用“猪头肉烧勿烂”开导伊拉勿要极吼吼【很急迫】,急火猛攻勿来三【不行】,要用文火慢笃,稳稳叫做事体。

上海闲话里,“肉”勿光是滋养人让人开心个好物事,也常庄借作切身利益个替代。像2013年9月8日本版发了侯宝良个文章:“甬个专版个文章,读来着肉,特别有亲切感。”着肉就是亲近、贴近个意思。还有讲“贴

肉”个,就是贴心贴意,亲密无间个意思,比方“囡儿像棉毛衫,贴肉”。讲到“肉”字,上海人有着别样的情感——珍惜。顶顶要紧个心肝宝贝叫“心头肉”。辛辛苦苦赚来个钞票叫“肉里钿”,八十年代叫过“肉里分”。碰着伤心个事体叫“肉痛”,炒股票亏本清空叫“割肉”,勿情愿叫“肉曲”,勉强强叫“肉肉曲曲”。爱抚小团叫“肉麻”,比方讲“宝宝惯了一跤,奶奶‘肉麻’来。”不过,“肉麻”也经常指节省、节俭,像“甬家人家肉麻用电,空调难板开个”。乡下头也用“肉麻抖手”或者“肉麻利势”形容小家败气。有辰光也用“勿长肉”,作为啥啥要紧个借口,比如“让伊去骂末来,骂仔又勿长

肉个”。

现在啊,流行个“肉”话题跟老早勿一样了。老娘舅也有了新观念,会得讲“肉少吃点,吃得来长仔一身嫩扑肉多少难看,去锻炼锻炼!”有个粉丝拿“小鲜肉”来形容帅气嫩扎个小伙子;拍照个朋友讲单反片“出肉”,就是指画面软绵绵勿清爽;欢喜养宝石花、玉螺啥啥多肉植物个弟弟妹妹讲个“小肉肉”,就是好看来死个胖嘟嘟、肉鼓鼓个多肉植物。早浪上海人买肉夹馍个辰光,还是用普通话个发音来读迭个“肉”字,普通话讲起来也勿推扳。

不过,上海人个老规矩阮没变。老娘舅拉囡儿刚刚讲,明朝仔要到菜场去买刀肉,斩成66块小肉丁做红烧肉拨阿伯吃仔过66岁生日,甬个66块肉,用来表示对老人养育之恩个感谢【和】对长辈健康长寿个祝愿。

远开一点

『祟谷』与『余米』

文、彭瑞高

上海郊区用语中,有些字词古意盎然,且十分形象,因而拥有极长的存活期。“祟”和“余”,就是其中两个字。

“祟”(tiao,读如“挑”),从字面看,就能知道它的意思。凡卖出粮食一类的活动,都属“祟”,如“祟谷”“祟米”“祟麦”;引申开来,凡出售农产品,都可言“祟”,如“祟菜”“祟菜籽”。我最早认识这个“祟”字,就是从叶圣陶先生小说《多收了三五斗》里读得的:农民激愤地说:“还是不要祟的好,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!”得到的,却是米行先生的冷笑。

我务农时,祟谷是件大事,它关乎一年的收成。无论早稻还是晚稻,祟谷前必选大晴天,狠狠晒上几个日头。因为入库前,粮站干部要验谷:把一杆长长的钢杆插进麻袋,从深处把稻谷勾出来,送进化验室检测。如果含水率等标准过不了关,轻则降价,重则拒收,麻烦很大。一旦粮站宣布拒收,几十号劳动力就要把万斤稻谷运回村,几天生活就白做了;万一再半途落雨,稻谷受潮霉变,那穷祸就闹得更大了。

“余”(di,读如“迪”),就是买进粮食。这字也很古了。苏东坡写过一首诗《余米》:“余米买束薪,百物资之市……”老先生写这首诗是在绍兴4年,离开现在800多年。可见当时就讲“余”字了。

比起祟谷来,余米则要简单得多,一手交钱、一手拿米就是了;粮店都是朝南坐,米好你要余,米糙你也要余,由不得你做主的。他叫你把米袋口套在“出米口”上,店里栲栳一倒,不管米质如何,你都只好扎了袋口上路回家。

沪语民谣

老人才用敬老卡

创作/杨建明

老人专用敬老卡
免费乘车笑哈哈
有人勿怕难为情
冒充老人冒用卡
公交地铁免费刷
勿掏铜钹把油揩
总有一天被查牢
招势塌光一大家
信用记录勿光彩
因小失大大代价
奸种事体勿要做
众人眼光亮刷刷



沪上老照片

最后个三轮车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,“三轮车”辣上海就是专指照片里这种人力客运车,装货色、运物事个三只轮盘车另有名称,叫“黄鱼车”。三轮车是再前头“黄包车”个升级版。依屋里有人生病了要上医院,年纪大个人出趟远门,或者辣外面买了大包小包个东西乘公交勿便当,就会叫上一部三轮车。三轮车师傅总归是一把年纪,伊拉会拣勿走公交个马路骑,七兜八绕,带依一路观光式个到达目的地。拜赐于城市发展脚步个缓慢、停滞,伊拉辣上海几十年里充当了“出租车”个角色,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淘汰。迭张照片摄于1998年,甬辆三轮车勿是最后个,也应该是最后之一;因为早已属淘汰行列,师傅也只会是老老师傅了。啥人伊辰光坐过,可算坐了绝版三轮车了,也蛮有纪念意义的。 种楠 摄 林庸 文

一份五十年前个《大世界》节目单

文/范永林

最近,辣屋里整理老早收藏个旧报刊杂志时,发现了一份1963年8月份个《大世界》节目单。大世界过去曾一度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游乐场,外省市人来上海,有一句闲话叫:“不到大世界,等于没有到大上海。”所以说,大世界老早地位是老老高个。记得小辰光,顶喜欢白相个地方就是大世界。跑进大世界,首先吸引依个就是哈哈镜。一排哈哈镜,照迭面,成瘦子,照伊面,成胖子,各种怪模怪样姿态表情让依熬勿牢哈哈大笑。而大世界里向一个个演出场子,日夜勿停演出各类戏曲、电影、音乐、杂技等等,更令人目勿暇接。买一张票子进去,可以从日里看到夜里,要看啥就看啥。

我翻出来个迭份节目单还是我二十岁时去白相大世界时留下来个。甬搭我介绍拨大家看看。迭份节目单16开大小共4页,红色铅印。节目有:京剧,日场由新华京剧团演出《狄青大闹万花楼》,主要演员有李建春、田予倩、施正泉等。夜场由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出。沪剧,由群艺沪剧团日场演出《双推磨》等小戏,夜场演出《斗争没有结束》,主要演员有吴鸿章、顾曼君等。电影,《七天七夜》。锡剧,由红旗锡剧团日场演出《悬崖勒马》,夜场演出《三拜堂》。越剧,由春泥越剧团日场演出《僧帽计》,夜场演出《双珠凤》,主要演员有筱月英等。淮剧,由志成淮剧团日场演出《借当》等

小戏,夜场演出《假婿乘龙》,主要演员有何小山、赵美英等。木偶剧,由上海市木偶皮影剧团日夜演出《猪八戒学本领》等。评弹,由江南评弹团、凌霄评弹团日夜演出。五楼屋顶花园夜场由上海民族乐团演出江南丝竹、男女声独唱、二胡、笛子独奏等。其他还有杭州曲艺团、红霞歌舞团、红色杂技团等演出。依看,一天个节目几化丰富多采。

令人遗憾个是,如今大世界已关门空置有二十多年了哦,迭能个黄金地段,迭能个辉煌历史,竟然会被“抛弃”几十年,实在让人叹息啊!阿拉翘首以待,大世界能以崭新面貌重现辉煌。

闲话闲画

风凉、暖热、热煞、冷煞

文图/阿仁

小辰光读地理课,讲上海处于北温带。气温四季分明。春、夏、秋、冬各有四个月左右,大家勿吃亏。天热天冷好像就是以甬样子个区分来过个。春天暖洋洋,捋脱老棉袄,穿上长袖长裤去春游。热天热煞人,日里向赤膊短裤木拖板,夜里向弄堂里乘风凉。秋天最适意,凉风习习看蓝天白云,半夜里黑灯黑火去翻墙头捉蛱蝶【shejik】。上海个冷天阴势势,冰也结得、雪也落得。见过零下几十度个东北人到上海过冬会吃勿消。冷到骨头里,穿了皮衣皮鞋也吃勿消。一年四季里,有交关上海闲话来形容天气。春夏之交,有黄梅天。黄梅天阴雨勿断,上海人讲落长脚雨了。小雨是毛毛雨,大雨是阵头雨。丽日当空落雨是太阳雨。下雨打雷有霍险。霍险是云里闪电。上海个小囡都拨屋里向大人、老人吓过:“霍险就是专门打坏人、坏小人个!”梅雨天温度高、



气压低,叫人响势。响势写得通俗一点明白一点,可以是吼势。辣日上海也有文人拿伊写成吼狮。吼得像一头怒狮,很生动个。吼势难以形容,所以上海人会讲胸闷气短,吼煞。

到了大热天,上海人欢喜风凉。到了大冷天,上海人欢喜暖热。温暖了,暖和了,就是暖热了。

“天热了,穿得风凉点。”“天冷战,要晒得暖热点。”四季分明使上海人备足四季服装。春天,中山装、茄克衫。夏天,短袖衬衫和尚领。秋天,绒线衫、棉毛衫。冬天,派克大衣、羽绒衫。到啥个山唱啥个歌,到啥个天气穿啥个衣裳,上海人很讲究个。

现在,四季勿分明了。热天长

起来了。冷天也长起来了。春秋天被压缩了。近十几年里,大家是脱下冬装就换夏装。退下T恤、裙子就上冬装。春天阿里去了?秋天又阿里去了?凡到季节替换个辰光,交关老上海人会迭能谈论天气:“今年个天气又勿正常了。隔忙头里热煞,隔忙头里冷煞。弄勿懂,吃勿消!”其实只要关心天下大事,就可以晓得世界气象都常有反常现象。热天热煞变成热天冷煞,冷天冷煞变成冷天热煞,南北半球都有发生。最好个准备是衣橱里挂好一年四季个衣裳。每天早夜关心天气预报。时时刻刻可以拨打12121气象报告台。上海气象台还阮没以上海闲话来发布天气预报。勿然,上海闲话里个阴势天、落雨天、还潮天、风凉天、瘟寒天、吼势天、邋遢天要叫交关新上海人头昏苏个。